

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聯合會會刊

編輯者：筆陣編輯委員會
發行者：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聯合會成都分會
印刷者：成都福民印刷公司
總經售：跋涉書店
代售：本外埠各書店
通訊處：跋涉書店
中華民國廿八年三月一日出版



但是，在這後方最大和最關緊要的，目前正聚集着二三萬以上的成都市的受着中等教育的青年，他們所身受着的與思想智力都有密切關係的國文教程又怎樣呢？據我所知道的，這二三萬的青年，有百分之九十九以上是從初中一年級起至高中三年級止，這六年間的悠久時光，都是讀着『古文觀止』，或『古文辭類纂』，上焉者亦只能讀到『經史百家雜錄』。

於是，以一個著名中學畢業的初中生，而竟連甚麼叫『九一八』也不知道的笑話也鬧出來了。以一個極負能名的某某中學校長，竟將千金妥萬安，四平八穩的『萬有文庫』中小說一部門的書籍嚴封起來的荒謬絕倫的舉動也做出來了。

這結果便是：（一）使得一般青年們與時代完全脫軌，所思可憐，至少亦多為三四百年以前的事物。（二）造成前方正浴血抗戰，而後方反昏頭昏腦，死氣沉沉的怪現象。（三）致使青

「後方重於前方」，這不是句虛話。不用說，目前前方物力財力人力的補充需要後方，就為百年計，將來抗戰完畢後，一切新事業，新中國的建設，都正有待於這尚未遭敵人踐踏過的少最乾淨土地內的人們。

然而中國人口識字的指數僅只百分之十五以至二十，而能受到或已受過正式中等教育的青年，恐怕又只能佔識字數三分之一左右了。看，這就是國家的珠璣，未來新中國國家的活力！

關於後方中等學校國文教材問題

陳翔鶴

年們對於危害中國最根本的兩大原動力——帝國主義與封建餘孽二者，大多數不易識別，而時時刻刻對之加以警惕。（四）更使頑固腐惡的封建勢力愈加濃厚起來，「遺老」「遺少」幾遍流着全知識界。（五）而從這封建的腐爛土壤中所必定產生的貪官污吏，土豪劣紳，幾乎全可以從未來的知識界——青年中以尋特後繼。至於所謂『文藝』尤其是目前所最急切需要的『抗戰文藝』那更是非一般人所能或所願企及的了。

不錯，在目前的成都裏，有誰敢將史沫特萊的『打回老家去』選下一段作為國文教材的嗎？這是豈種「有誰敢將高爾基的論文當作講授的嗎？這是叛逆！有誰敢將『冀察晉邊印記』向青年們讀揚的嗎？這是危險分子！但聽而置之，我們一切都欣然聽之。抗戰云乎哉？『文藝』云乎哉？

第二期 目錄

意外事件	陳翔鶴
編務報告	陳翔鶴
力量	陳翔鶴
小說	陳翔鶴
詩歌	陳翔鶴
藝術與生活	陳翔鶴
民族與社會	陳翔鶴
散文	陳翔鶴
給我們永遠開拓	陳翔鶴
任約翰	陳翔鶴
李廣田	陳翔鶴
羅念生	陳翔鶴
蕭乾	陳翔鶴

藝術與生活

一、

在逝世後去全幅好十八週年的克魯泡特金的著作中，有如下的記：「近代藝術家最好的繪畫，大抵在描寫自然村落，山谷，危險的大海，以及莊嚴的高山。但若一個畫家從來不曾享受過田野勞動的樂趣，只憑想像，只憑想像，他為何能夠描寫出這種詩趣呢？」——假如他在青春之晨，血氣方剛的時期，早晨并不去耕種田地，也不去伴隨勤苦的刈草人用鐮刀割草，和整齊之晨，血氣方剛的時期，早晨并不去耕種田地，也不去伴隨勤苦的刈草人用鐮刀割草，和整齊

以現階段中國的藝術而言，當然距離此極理尚遠。因為我們的生活所映出的正是血淋淋的現實。一種弱小者反抗強權的藝術，確為時下所必需。無論怎樣，我們不能不要求強有力的鬥爭的藝術出現。不過，只就藝術與生活的深切關聯之點，我覺得克魯泡特金對於我們的啓示，還是有用的。這當從何說起呢？

首先，我們的藝術家是否真正「生活」過來呢？如何生活的呢？不忠實於自己的生活，不出田野勞動的詩趣呢？愛土地和愛生長在土地上面的東西的心，就不能從畫筆的揮洒中得來，——畫筆僅供其使用而已。然而，要是不愛彼，又怎能把他繪畫出來呢？因此，便是最不好對人生也不忠實，幾乎常是感情的，其中毫無力量。」

不消說，這是極力說明，從實生活迸出的藝術表現力之強，排斥着作為有閒的沙龍藝術及一切侍奉資產階級的藝術家，而指出了「一種真正的藝術」的傾向。

這一點，並不是消極的批評，而為積極的建設意見。原來藝術即生活的理想，乃是拉斯金，莫理司，愛里斯，嘉本特等所強調的，並非克魯泡特金一個人的私言。但如何實現此種理想呢？克魯泡特金是要求以具體的革命行動出之，所以，他再不會贊成那些侍奉資產階級之藝術的。

陳敬容

後方小稿

小都市癱瘓手膀，
像個衰弱的老人。
它叫不出宏大的聲音，
只在寒冬深夜裏，
偶爾來幾聲咳嗽，
像一個肺病患者，
告訴人說它已病入膏肓。

難道血腥的風，
吹不醒疲弱的神經嗎？
難道連天鼓角，
震不動麻木的耳膜嗎？

後方，滿塞着愚蠢的夢：
夢着黃金，高官，和命名；
後方，不製造飛機，砲彈，
不製造巨大的抗戰力量，
而忙著在五色夢中
趕製着腐爛而滅亡。

來，歌詠手，以高亢的聲音，在這沉沉的昏夜裏，給他們唱「我們的祖國，在苦難中，在苦難中…」

沒有精密的思維，沒有銳利的觀察，沒有正確的正視人生的世觀，則是不論怎樣也創造不出什麼「像樣的」藝術品來的呵。

比如在今日，時代社會在急劇轉變中，戰爭的氛圍，已籠罩了任何角落。但究竟高唱「與抗戰無關」的文藝作者，這便說明着那一個人太不忠實於生活了。

想請至今還有那些認識不足而企圖逃避現實的所謂作家，跟我重新提出，忠於藝術，忠於生活的要求。倒也不是無的放矢的事，方

力
量

李廣田

多天的曬曬，如鋼鐵的鍛練；把凡有生命
者細繁得結結實實；春天的細雨使種子萌芽而
生長；夏日是最豪華的力之施與者，使一切生
物發揚廣大；而秋風與嚴霜，則使生命衰歇者
凋落。使凋落者腐爛而消亡。

而我們的長期抗戰，對於我們這一代被逼
，也具有同樣的力量。

走過了三千，五千里，忽然有一天跑到邊僻的一座小城裏，這在從前是在夢想中的一個羅曼諾克的荒城。他在這兒出乎意外地遇到一個離別十年或八年的好友，他的朋友一看見他便緊緊握住他的手，甚麼問題先也不談，却只帶着滿臉喜悅問道：

「老傢伙，你現在可還有失眠症嗎？」
這個「老傢伙」將怎樣回答呢？他也許甘願
不回答，也許只是哈哈大笑。然而在這簡單的
相會中，我們覺得極有意味。那所謂「失眠症」，
實在並非單純的失眠症而已，那是代表著
意志薄弱，神經過敏，多疑，膽怯，愛幻夢，
活得不堅實的意思。而現在我敢替那位「老傢
伙」急切地答道：

「我現在已經沒有失眠症了。」

有過安適的家園，而戰爭使他們在道路上奔波。他們從轟炸中逃出，在血泊中馳驅，受飢餓，受寒冷，從痛苦又走向痛苦。然而他們的痛苦却有了新的意義，痛苦變了質，痛苦變成喜悅的痛苦了。因為他們在痛苦中有了新的出路，雖然這出路也並非不苦，但他們畢竟有了可以使自己盡力的地方。他們有的又重新走回彈火中去。有的又伏在掉案上寫，有的又出現在羣衆面前，有的又拿起了新的工具，新的武器。一切都是新的，都變換了另一套，這在從前他們是不會想到過的。從前，他們以為作夢，拿錢，娶老婆，生孩子，如此一生也就完了。然而現在却不。他們有了新的世界觀，新的人生態，他們有百新的生命與力。他們有的已經

有一個時候，我會問千百個孩子在一塊生活過。這些孩子，最大的不過二十歲，最小的僅止十三四歲，他們也是奔波了數千里從淪陷的地方跑出來的。他們都曾經有過自己的樂園，在他們自己的樂園中，他們有的想做政治家，有的想做文學家，有的想做製造家，有的更想做大將軍。他們想做什麼都認為最美的事都在他們的「言志」裏做過了，然而他們甚麼也不能做。他們一切都要仰賴人，仰賴自己的父母或自己的師長。他們不會說話，不敢參加團體活動，甚至不會吃飯穿衣，甚至衣服上脫落了一支鈕扣，也必須挨過半年，或等個假日，回到家裏，才由母親一邊責罵着一邊給堅牢地縫織。

的腦子。他們遇到事情只會亂想，想完了自己不會告訴。但是現在呢？像某詩人所說：「只剩下國家是他們的父母」了，他們自己磨鍊，自己教育，自己開闢自己的生活道路，他們甚麼也敢作，也能作了。他們像經過了春雨滋潤的種子，自己萌發，自己生長起來了，雖然他們身邊的環境不一定適合他們的發育，甚至是要防礙着他們的，正如行路人的跔踏，或堅硬的地皮，對於一粒剛在拆卸出土的種子一樣，雖然要費更大的努力，到底還是一樣生長。他們的眼睛注視得較遠，越超了身邊的圈子，他們注視着國家，民族，世界。他們注視着太陽。他們自動研究一切現實問題，自動參加一切集團活動，他們不但辯論着一切政治問題，並且有了自己的政治生活，他們不但在各種思想上運用自己的腦子，並能以新鮮方法去判別何者歪曲，何者正確。他們自己洗濯，自己縫補，自己造飯，自己醫療。自己料理自己的生活。在寒冷天氣裏他們還脫得光光的在河水裏洗澡，在荒的路上走着，在這次長征中，這些孩子更表現了新的力量之長成。各人負了各人的行李，跋涉千山萬水，只見他們更瘦弱，更堅苦，更喜笑，嘩聲地跑來了，他們跑到面前喊道：

列用子。一完納十一

運用自己的腦子，並能以新鮮方法去特別何者歪曲，何者正確。他們自己洗滌，自己縫補，自己造飯，自己醫療，自己料理自己的生活。在寒冷天氣裏他們還脫得光光的在河水裏洗澡，當被人看見而受到警告時，他們也僅止嘿嘿地一笑就算了。有一時，我們會長期地在極荒蕪的路上走着，在這次長征中，這些孩子更表現了新的力量之長成。各人負了各人的行李，跋涉千山萬水，只見他們更瘦削，更堅韌，更增加了生活能力，我們走到一個山間的荒村裏，正打算如何借鍋借灶可以做飯時，幾個孩子喜笑嘩聲地跑來了，他們跑到面前喊道：

給我們永遠滾開吧——

「你不要臉的民族叛徒！」

任鈞

給我們永遠滾開吧——
你不要臉的民族叛徒！

帶着你的糖尿病，心臟病；

恐目病，怯懦病；

帶着你的卑鄙和無恥；

像虎列拉一樣，

給我們永遠滾開吧——
像黑死病一樣；

這兒是不願意奴隸的人們的世界。
決沒有你立足的地方！

也有不少的忠厚長者

在為你惋惜——

惋惜你那一段僅有的、

疲倦叮嚀的經歷；

但有什麼辦法呢？——

今天却完全變成了一條狗！

並且，已經掉進了——

最黑暗的陰溝中，
最醜陋的毛房裏；

看看時間，距落腳也不過半小時罷了。他們自己淘米，自己燒火，而且在一種相當好的秩序中把飯用完，走在路上，他們會迅速地調查出許多事情，就彷彿軍隊中的間諜，彷彿作戰的先遣隊在考查戰場一樣。我敢相信，他們每個人的手冊裏都充滿了寶貴的材料。有時我們走到一個地方，因爲陰雨，（但有時也並不因雨而停下），或因其他原因而休息一日時，他們會敏捷地作出警報來，並趁機會為地方民眾講說抗戰故事，並教給山裏的孩子們唱歌，此外，則仍不廢他們自己的閱讀，寫作，討論。他們是能夠利用任何時間去盡他們所有的力量的，他們彷彿有無限的生命力，他們的生命力是有極大的蘊藏與彈力的。十三四歲至二十一歲人，較之三十歲，或四五十歲人，是更受到抗戰的惠賜的。現在，這些孩子漸漸分散了，學校教育所能給出的。現在，這些孩子漸漸分开了，而且有些自己跑到邊遠的地方去受一種極苦的訓練，有的到一個比較安定的地方去搬弄機器，有的直接到游擊隊裏去了。我相信這些萌發起來的種子一定會蔚爲大樹，開出美麗的花，並結出豐滿的果。

就是在我們的閒聲中，也有人信任占卜或星象，怕狐狸或符咒，以及其他與此同類或相似的事物的吧？抗戰持續下去，這些也會被大

破壞，被火光燒盡的。我所認識的一個像女孩一樣的男人也參加游擊戰去了，另一個連自己生活也弄不利落的朋友，現在却能領導別人訓練別人去作抗戰工作。走到鄉僻僻的地方，不是也時常遇到窮苦無知的同胞們發出這樣疑問嗎：『飛機是怎樣造的？咱們中國人也能造嗎？還有坦克，還有別的甚麼甚麼……？』

這一切力量，都是抗戰的賜與，而這些力量也就是抗戰的力量，建國的力量。這正是我們的光明之一面。抗戰使一切在變，而且無疑的是變向光明。黑暗雖也還存在着，但它將漸漸淡下去，會漸漸消失掉。抗戰使頹廢者振奋，使殘廢者健全，使怯懦者勇敢，使自私者無私，使愚昧者覺醒，使迷信者信任科學，使作夢者認識現實……。戰爭是冬天的風雪與春雨，是夏日與秋霜。抗戰使新生命萌芽，使不願死去的活起來，使活着的變得更堅實，使衰老者變得年青，使年青的活得更合理，更壯旺。只有那實在不愛生活的，真正已經死去的，如枯葉，如腐草，如被車輪輾碎了的毒蛇，窮隨着時間的延長，受風雷雨露的擊打，粉碎，吹跑，在汙泥裏爛掉。

把你身上——

紙龍發出一陣陣

使人作嘔的臭氣……

日本天皇和首相將得意地笑吧？——又多了一個傀儡，

一條走狗；

王克敏和梁鴻志也轉頭恥地笑吧？——又多了一雙罪惡的黑手，

一個死路上的同道；

但，我們的笑聲

將比他們的來得更高——

割去一塊筋肉，
挖去一顆毒瘤；

更多的，更健全的，更新鮮的細胞
將勃勃地，勃勃地生長——

給我們永遠滾開吧——

你不要臉的民族叛徒！

帶着你的糖尿病，心臟病；
恐日病，性病；

帶着你的卑鄙和無恥；
像虎列拉一樣，

像黑死病一樣；

給我們永遠滾開吧——

這兒是一片莊嚴神聖的國土，
決不能讓你把它弄髒！

捉漢奸記

羅念生

往在北平很少聽人家說起「漢奸」二字。——莫不是進了鮑魚之肆吧！後來一位朋友告訴我「大都」裏的奸人多如牛毛，他在半年之內就殺掉了好幾百頭。我才恍然大悟，那些「日語一月通」的地方都是漢奸製造所。

事變後好像有鮑魚在發臭，我才逃了出來，——我可憐那些沒有吃過這海螺的也染上了急腥。在廣州踏上了祖國的土地，看見一切都那麼有精神，很令人興奮。嗚的一聲警報來了

，望見許多兵士提着鎗往高樓上攀，問他們是不是去打飛機，他們說是打那些放火箭的奸賊。我當時還不信五羊城也出產鮑魚。

我跟着就踏上火車，遇着兩位青年來問我是陌生人。他們頗感失望，後來我索性告訴他們我是從北方來的，他們便找旁人談天去了。——那時火車沒有放光，在黑暗慢慢的爬行，寂寥無聊，我正要昏沉入睡。忽然有一位客人把我推醒，向我打聽那兩位青年是不是綏遠人？我覺這話裏頗有文章，忙獻他一個計策，告他去問那兩位客人綏遠城外有一座什麼名山。這樣一來，奸賊便露了馬腳，我們且斷定那兩個家伙身上沒有黃帝的血輪。我們因向車警報告，求他們注意這兩個漢子的蹤影，到漢口時把他們拘起來。那知那警官反疑心我，問我明時，那樓上的客人就收拾行李走了一位旅館

——怎樣連誰頭都沒有「張？」問我為什麼說這次的抗戰一年就可以完結？我向他一一解釋，且說那是威爾斯先生的預言，說我們一年內就要勝利；那並不是我的妄斷，我個人希望打到勝利時才停止，不管是十年八年，我當時心想那一定是奸賊先控告了我，把我的話切成兩截。這手法倒也高妙。我生氣極了，因向警官說道：「車到長沙後，請派人把我關起來審問；但請您到漢口時別忘了你對國家的責任！」過了兩天，聽說武昌車站上捉着了兩個高麗偵探。

後來我飄到了另外一個都市裏，在那兒忽然見到一位老哲學家。他曾經同我在秦漢人的古墓裏討論過春秋戰國的哲人思想，頗令我敬佩。我今相伴着他遊過廟堂，玩過青山。那時正值第一期抗戰快要完結，老哲學家無心賞玩，我們當時所討論的多半是抗戰文藝問題，這位思想家曾在文藝協會的會刊發表了兩篇抗戰劇本。過了幾天，他買好了車票又要踏上征程，我同他道別那晚上談起漢奸問題的嚴重，竟把我留在粵漢車上的一段經驗告訴他。第二天我以為他已經上路走了，那知中午時他跑到我家裏來，說他捉了一早上的漢奸。他說他昨晚半夜醒來，聽樓上遠遠的響，他疑心是賊，又疑心是老鼠。那知響了一兩點鐘還沒有停止，他便出門來觀望，見樓上的燈光忽然熄了，聲音也就停了。他說，這樣一來，我那個漢奸故事老是在他心裏面轉動，更引起了他的疑心。天明時，那樓上的客人就收拾行李走了一位旅館

的主人說他是樂材商，要出西門上山去；但茶房說客人叫車說是出東門。不久，又下來兩個客人，也要走了。那位哲學家便向他們說：「先生，國家的情形到了這步田地，我們應當盡盡國民的責任。請你們不要忙走。」這樣一說，他們更是想走，雙方幾乎動起武來。好在旅舍的主人已把警察請來，這警察也沒有辦法，只好把他們帶到局長。可是到了那兒，依然問不出什麼證據。那個人說他們在教育界做事，於是那哲學家便提議到教育局裏去找證人。且說他也認識局長。到了那兒，的確有人認識他們；但不知經過一番什麼手續，他們竟自就走了。老先生想着武侯擒孟獲的故事，他說：「也許再過幾天，你可以在報上看見這兩人的名字。」

可是我心裏却這樣想：「魚我們儘管捕，漏出了網的也不知多少。」

一月三十一日

sy

隣居

新居是一個獨院，事實上却是兩個同式樣的獨院，不過中間隔着一道梅花牆而已。我們毫不遲疑地搬進這屋子，自然是因了那是新修成的，然而從第一天起，對那屋子就感到非常的厭惡。最初，我還存着希望，希望那屋子漸漸的好轉，然而直到現在——一個寒冷的深夜，我提筆寫這篇文章的時候——我的一點希望也消失了。

使我厭惡的原因不在我們這邊，却是我們的隣居。

小鈴司今天特別起床得早，洗過臉，刷了牙，他又拿起一把小剪刀修他的短鬍鬚，然後撮着嘴吹哨子，穿上他的黃馬褂，呢軍裝漆亮的圓

十點鐘，我疲乏地睡下時，那邊就開始打「麻雀」，並且打得非常的起勁，每一隻手都用着力，想把紅木棹或是骨牌碰碎似的。這樣一直就要鬧很長長的時間。有時我不能等待地入睡了，有時是直到三點半鐘才收兵罷戰。

隣宅的男主人是個有小汽車的人，小有汽車的人很多，但是現在還能天天坐汽車的人可就不多。女主人我倒看見過一次，是一個時髦的中年婦人，從她的外貌上一點也看不出她的凶狠；但是她打起女人或是自己底孩子來却非常利害。因此，老媽子常常的換，結果是沒有女佣人了。這樣，我們倒是清淨一點，不過每隔一兩天，總有一次用極長時間去拷打孩子。常常，那女人高聲的怒罵幾句，接着就是房門很重的關上了，繼着來的就是鞭打和慘厲的哭聲。

孩子們也會向四壁訴苦：「我的媽媽是母

老虎，我的爹爹是豬。」
那兩個孩子非常可憐，但是也過份的玩皮得使人討厭，半個月以後，我對他們的受苦並不生同情的感覺了。

兩個孩子在那樣殘酷的教養下，並沒有變得好一點，反是在那母親不在身邊時成了非常的

財氣的人。我們這邊養了兩隻雞，每天把小雞宰弄得非常，而那兩個孩子的口水口痰也常常穿過梅花牆吐到這邊來。

隣宅常常都是不安甯的，但是空襲警報來了時却是例外，那時是甚麼聲音也沒有了。

警報響之先，總會有一輛救護車開到他們門口來，接着就是被窩捲和小皮箱的搬出來，人，自然也在內，開走了。

炸彈沒有下來，人也沒有受傷，可是救護車却真正的出動而且被應用了一

有一天晚上，那邊又在打人。關了燈，關了大門，幾個人打一個老媽子，這一下却激動了公憤，人們都擠進去了，無秩序地打起抱不平來。

警察來了，可是警察並沒有使街坊們滿意，那時候我聽到一個聲音：

「把那女人拉出來打！」

但是這大快人心的事並未成爲事實，夜深了，大家都回去了。

那日事給了隣居一個教訓，但是並未清淨了幾天，現在，隔壁的麻雀響得正利害，我希望三點半鐘快一點到來，這樣我才可以入睡。

一九三九，二月四日

意外

前 葉 若

長統馬靴也由勤務兵幫忙登上了他的短腿腳。吃過點心，他從寢室走到隔壁他一個人的小辦公室，從打開的窗子望到荒廢了的園

花池里橫臥着一株破衣櫈，兩只破皮箱，和躺在那兒，青葱地，作爲這園里唯一的生呑。

斜的木樁上。這幾件留着的幾樣什麼，全倒了重傷。斷頭折臂地縮在原來的處所，全倒着。只有這池邊的一株山茶花還那麼健壯地開着四隻魚飛向天空的灰暗的屋脊上，還用泥土裝塑的中國戲的殘破的場面。

已對自己說，嘴角浮起微笑。他用白手絹擦自八歲了，還差半個鐘頭，小鈴司令那一雙老眼的小眼睛，一張二寸半身的女人照着擦自

一片從袋子里拿出來。平林花子，真美！小鈴司令把他的

一隻老鼠似的的小眼睛，真美，叫已經四短痛快一下子了，這半個多月來，他小鈴司令吃了不少的苦，困守在這個長江北岸的小城市里，給中國的游擊隊弄得常常流汗，失眼，夢裏，一天到晚他拖着救援的無線電，那個多月却一個援軍的鬼影子都不見來，他只

到去自殺。真感到他了，支那的游擊隊已打倒他，連屍也不敢亂放一個。最糟糕的，市長的兵士們還不能安，公然在日記裏表示

這事帶他來救援他了，支那的游擊隊已打倒他，連屍也不敢亂放一個。最糟糕的，市長的兵士們還不能安，公然在日記裏表示

這事帶他來救援他了，支那的游擊隊已打倒他，連屍也不敢亂放一個。最糟糕的，市長的兵士們還不能安，公然在日記裏表示

這事帶他來救援他了，支那的游擊隊已打倒他，連屍也不敢亂放一個。最糟糕的，市長的兵士們還不能安，公然在日記裏表示

着一雙老鼠似的小眼睛。
「是誰，司令？明天我派人給你送來關心
怎麼樣？好，既然司令喜歡，這張照片也就留
在你這兒吧。」就這麼樣決定好了，礮谷聯隊長約定，今
天早上準九點鐘，他一定派人給他把那平林花子送來。
那的美女全跑光了，只剩下一堆老醜的母
豬，還是開心地來玩玩本國的貨色吧，一小鈴司令這時想着，一個人高興得很，他覺得他的
前途並不是鵝黃天給中國游擊隊攻打時那麼黯
淡了；他還要享幾天福。

鐘真走的慢，才八點四十分，爲什麼礮谷
聯隊長一定要九點鐘才送來呢！他又把那張美
麗的小影放到老鼠般的小眼睛邊兒去。

房門外忽然有人在叫苦報告，他趕緊把照
片放回衣袋里，那個人進來了，是島木大尉。

「報告司令，我剛才又抓到一個，這是他的
寫得信，因爲司令命令過一定得要你自己審問
——唔，人已經帶在外面。」小鈴司令接过那封信紙，他今天

太興奮了，幾乎忘了他還下過命令！叫部下嚴
厲的查反戰的或在家信里提到皇軍失敗和死傷情形
的士兵，而且他要親自審問。

「你叫什麼名字？」

「你叫什麼名字？」

「周鷺秀雄。」

「這封信是你寫得麼？」

「馬鹿，你違抗我的命令，誰叫你把這些

失敗和傷亡，你，違抗我的命令！」

「真妙呀，這個平林花子！」他讚嘆着，昧

那件裏子，住在杭州的一個村莊里。

「你不知道，這是她們的照片，礮谷聯隊長還給他帶了二十

照片，他忽然把一個紙套子遞給小鈴司令。

「小鈴司令，這是一個小小的影子上了。那身。聯

的樣寫上去的！」小鈴司令和淚地指着頭遠遠指給

他，他還沒有收到者，可逕來函索取。

正與與基金委員會磋商中。

員寄出，尚有未收到者，可逕來函索取。

二、本刊的印刷及容量擬準備改良與增加，現

三、凡本會會員均請盡量供稿來。

四、本期因逢春節，工廠放工，故延期數日。

五、本月底下午五時在泡桐樹街十五號蕭宅

會務報告

啟者：本會自去年三月二十七日在武漢成立，

每屆週年改選，茲據最近理事會議決：務請各

地分會迅將會員（以繳納會費者爲限）登記表（

表式附奉）填寫清楚，航快寄至本會……

理事會收到這信後，就交總務部辦理，已經調

寄來的表式填好飛寄去了。

一、二月六日總會來函價一件，說：「逕

啟者：本會自去年三月二十七日在武漢成立，

每屆週年改選，茲據最近理事會議決：務請各

地分會迅將會員（以繳納會費者爲限）登記表（

表式附奉）填寫清楚，航快寄至本會……

理事會收到這信後，就交總務部辦理，已經調

寄來的表式填好飛寄去了。

二、本分會於本月二十一日下午五時在總

事處念生宅舉行第一次文藝晚會，到會員四十幾

人，會員親屬數人。本市市長楊全宇先生，和

教育廳新教育局局長穆激波先生都到會作熱

烈的演講，全場非常感興。晚會節目有朗誦詩

，朗讀散文，朗讀希臘文，講故事，歌詠中則

分中文歌，英文歌，俄文歌，西樂民歌，還有

大鼓，韻曲，平劇，等。

三、本會小說研究組於本月四日下午七日

在泡桐樹街十五號謝宅開第一次研討，到會二

十餘人，題目爲「我的創作談」。

四、第一期「筆陣」已於二月十七日分別爲諸會

員寄出，尚有未收到者，可逕來函索取。

五、本期因逢春節，工廠放工，故延期數日。

六、本月底下午五時在泡桐樹街十五號蕭宅

開第三次編委會，討論此後編輯改革方案。

在那兒，紫黑的臉膛罩上一層青灰，隔了好一會，他才開口了，像一隻牡牛：

「唔，什麼，你！」小鈴司令沒料到這傢伙會對他來這一手，他一下從那古老的中國黑漆椅子上跳起來。

個叛徒擊得粉碎，可是沒有。他只把那蓋着
是短鬍鬚的嘴唇皮那邊顫動着，顫動着，一直
到兩邊的牙床骨也感到一陣酸痛。
就在這時侯，另一個兵士却又立在他的面
前了，報告他礮谷聯隊長送來了一個營妓。
「叫她到後面屋子去！」他揮着手，簡單地
命令着，他那一雙冒火的眼睛一動也不動地還
釘在那個川崎秀雄的臉上。

突來的大地震，那個花子簡直川崎秀雄的輝煌震死掉了，只彷彿有個什麼東西還把她支持在那兒沒有即刻倒地。她向他瞪着一雙翻白的大眼睛，眼淚水像串珍珠，一直沿着那嫩白的臉頰滾流。

那把我遲早也會給支那的軍隊打死的！等，你們那一定瓦解，屈服，戰爭很快就會停止的，我這里調到那里，又從那里調到那國去，可是，我們到支那來已經十年多了，這里調到那里，又從那國調回國去，現在却把弟兄們的屍骨運回國去，現在却把他們掩埋在支那的國土上了，想這樣永遠把他們的骨肉埋在那裏，還不令我心不甘？我

這些未死的人在家信里提到我們的失敗和傷亡！好你們騙了我——把我騙到支那來，還要叫我跟着驅家里的人，驅那還沒有被騙到支那來的弟兄，你們騙得好！騙得好！我也不願活了，兩個多月連一封家信也接不着，誰知道你們在搞什麼鬼！是的，信是我寫的，我早已決心把生命送給你們了，請槍斃吧，司令！」像一連串的機關槍子彈一直向他小鎗司令射擊着。說話的人已經站好身子，慷慨地準備着。

奇怪得很，小鈴司令呆呆地立在那古老的中國黑漆椅面前，彷彿他忽然變成了一個威嚴矩範的小學生，站在那張呱呱的教師面前，靜聽講授。不，他是在吃力地移動着右手，想從屁股後面拔出手槍來，膺選這個反叛的皇軍士兵，可是，那一連串的機關槍子彈，却把他打倒失掉了所有的精力，他唯一能夠辦到的，是軟弱地退坐在那張古老的中國黑漆椅子上去了。

我等會兒再來審問他。」可是，突地，小鈴司令的耳朵發一陣噠響，他幾乎從那古老的中國黑漆椅上摔倒地下，那上面印着窗外威武的川崎秀雄，扭動了一下臉盤子，他大叫了一聲：「花子！」一隻野牛似的，奔出那廢園去了。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這一隻受傷的狼又在這麼嚎叫，然後他一舉手，劈一聲打在平林花子的臉上，那個嬌小的女人僵硬倒倒地退了好幾步遠。他瘋狂地再跳轉身來，直向着小鈴司令撲去。

可是小鈴司令的右手食指已經板動了他的

可是小鈴司令的右手食指已經板動了他的手槍機。

川崎秀雄那一段不顯似的僵在那兒說了。
「馬鹿！」小鈴司令罵了一聲，把手槍繳回
他的屁股上，大踏步向他的辦公室走去。

你眞是花子麼？你是我
的妻麼？」是川崎秀雄。他
跑到那花子的面前，他說：
「你快說！」一隻受傷的狼似的那麼
的喧譁，一個島國上常有的